

蒙古統治时期的 俄国史略

上 册

B. T. 帕舒托等著

科学出版社

蒙古統治时期的俄国史略

上 册

B. T. 帕舒托等著

黄 巨 兴 译
姚 家 积 校

科 学 出 版 社

1958

В. Т. Папуго и др.

Борьб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в
XIII в. и ее всеми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IX—XIII вв.

Издани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上册是关于13世紀的蒙古国家的形成和罗斯人民的斗争,系选译自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編写的“苏联历史纲要9—13世紀”一書的第五章。这一部分的材料对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军远征欧洲,作了簡要的叙述,特別对罗斯人民在蒙古侵略时期为爭取独立所从事的反侵略的斗争,进行了詳細的报道和深刻的分析。本書上部着重地表述了在金帳汗国統治之下,东北罗斯和西南罗斯与韃靼蒙古的关系,也指出了罗斯人民甚至在对付蒙古侵略的同时,还要和瑞典、日耳曼以及立陶宛的封建主作斗争,而这种斗争也是与韃靼蒙古人的統治有关的。这本书在对罗斯人民反抗蒙古侵略的世界历史意义方面,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論上进行分析的,并对有些学者在这一問題上所持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了严厉的批判。这部書根据的材料大都是原始的材料,如“俄罗斯編年史”、“諾夫哥罗德編年史”等,对研究金帳汗国史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資料。

蒙古統治时期的俄国史略

上 册

В. Т. Папуго等著

黃 巨 兴 譯

姚 家 积 校

*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科学出版社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8年4月第 一 版

書号:1101 印張:33/4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 : 0001—3,039

字数:84,000

定价:(9) 0.55元

目 录

一	引言	(1)
二	史料研究	(4)
三	蒙古国家的形成	(14)
四	蒙古国家征服中亞細亞和韃靼蒙古侵略者侵入南 高加索和东欧	(28)
五	蒙古国家征服南高加索土地	(44)
六	罗斯人民为反对韃靼蒙古侵略而进行的斗争	(48)
七	韃靼蒙古人在东北罗斯所建立的统治和罗斯人民 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59)
八	韃靼蒙古人在西南罗斯所建立的统治 波蘭和立 陶宛封建主对加里奇-沃倫国土的占领	(102)
九	結尾語	(113)
	譯后記	(115)

一 引言

罗斯人民为争取独立对侵入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瑞典人、丹麦人进行的斗争，对侵入西南领土的匈牙利人、波兰人进行的斗争，以及对13世纪侵犯罗斯的鞑靼蒙古人进行的斗争——这一切斗争具有全世界历史的意义。

日耳曼、瑞典和丹麦封建主的侵略性进攻是受到罗斯自古以来的敌人——罗马教廷——支持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各族人民向罗斯寻求帮助，因为罗斯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但在当时还是足以抗拒日耳曼封建主进攻的唯一的力量。

但是，罗斯的历史命运却是这样安排的：即在那时当她准备给予日耳曼和瑞典的封建主以反击的时候，她遭受到东方鞑靼蒙古人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在1219—1221年间鞑靼蒙古人征服了中亚细亚，毁灭了北波斯、南高加索，并且攻入东南欧，在这里他们和罗斯军队于1223年在迦勒迦河(Калка, р.)^①发生第一次冲突。

日耳曼和丹麦的封建主指望鞑靼蒙古人把罗斯军队歼灭，使他们能够扩大向东的侵略，于是联合本身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对波罗的海沿岸的突击。1224年尤里耶夫(Юрьев)^②陷落了。此后，严重的危险直接威胁着罗斯，威胁着所有的罗斯侯国、它们的独立和文化。

在这时候罗斯遭受到鞑靼蒙古人的第二次可怕的打击。鞑靼

① 也有译为喀尔喀河的，在今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境内。“元史”“速不台传”说：“又至阿里吉河与斡罗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阿里吉河即迦勒迦河。——译者

② 即今爱沙尼亚(Эстония)的塔尔图(Тарту)。——译者

蒙古人在四年之中(1236—1240)曾經对罗斯进行侵略。这是罗斯人民为爭取自己独立而进行長期英勇的和頑强的斗争的时期。罗斯人民对于祖国領土的勇敢的防衛,使得欧洲免于遭受韃靼蒙古侵略者的蹂躪。

正当蒙古人在东部罗斯和东南罗斯的境内劫掠一空的时候,日耳曼、丹麦和瑞典的十字軍的兵力却集中于諾夫哥罗得国境(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земля)的西北边界,而立陶宛大公国(Литовское 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則想把在韃靼蒙古人的破坏下幸免于难的斯摩棱斯克(Смоленск)①的領土和坡洛茨克-明斯克罗斯(Полоцко-Минская Русь)合并起来。匈牙利和波蘭的統治者正准备扩大其对加里奇-沃倫罗斯(Галицко-Волинская Русь)的侵略。

罗斯人民的英勇軍隊在我国偉大的祖先亞历山大·雅罗斯拉維奇·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Ярославич Невский)②的领导下給了日耳曼人、瑞典人的侵略以反击。这些胜利使得罗斯人民免于遭受外国的奴役。

1245年在西南罗斯境内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附近的一役中,匈牙利和波蘭封建主侵略者的軍隊被加里奇的丹尼尔(Даниил)③所領導的罗斯軍隊粉碎了。

罗斯的外交形势在13世紀后半期是复杂的。韃靼諸汗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建立了一个国家——金帳汗国(Золотая орда)④,亟力想使罗斯諸侯国屈服于它的势力之下。他們在罗斯建立了自

① 德聂伯河(Днепр, р.)畔的一个城市。——譯者

② 亞历山大·雅罗斯拉維奇原为諾夫哥罗得侯,在1240年涅瓦河(Нева, р.)之役战胜瑞典人。由于这次的胜利,亞历山大侯博得了“涅夫斯基”(Невский)的称号(即涅瓦河王)。參看潘克拉托娃院士主編:“苏联通史”,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108頁。——譯者

③ 即加里奇-沃倫侯(Галицко-Волинский князь)丹尼尔·罗曼諾維奇(Даниил Романович)。——譯者

④ 意即黃金部落。——譯者

己的統治，對於勞動人民進行人口登記並且勒索貢物，為了征收貢物實行扑买的办法（система откупов）和八思哈制（баскачество）^①。在這時候，羅馬教廷因為在組織武裝侵略上遭受了失敗，對羅斯展開了目的在於準備侵略新的土地的外交攻勢。羅馬教廷在口頭上提出歐洲各國組織十字征討軍反對韃靼人的問題，而實際上則想和韃靼人交涉，靠犧牲羅斯的利益，從作為羅斯領土上的宗主的蒙古諸汗那里得到掌握羅斯教會的權利，由此獲得經濟和政治的利益。羅馬教皇的陰謀從羅斯的外交方面、從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方面，得到應有的反擊。通過武裝的和外交的鬥爭，東北羅斯對於騎士團（Орден）^②、瑞典、挪威、丹麥、立陶宛把自己的國界確立下來，並且打破了对羅斯領土進行封鎖的企圖。

韃靼蒙古人對羅斯建立的統治——軍事政治的、八思哈制的組織的實行——在13世紀50—60年代激起了農民和城市貧民反對蒙古人的血腥統治的廣泛起義。

蒙古的侵略中斷和阻滯了在羅斯已具輪廓的政治聯合的過程，這種聯合的前提早在12—13世紀就已初露端倪了。羅斯西南的（烏克蘭的）領土同羅斯其他地方隔絕開來，因此很快地喪失獨立，淪陷於波蘭和立陶宛的統治之下。羅斯西北的（別洛露西亞的）土地也歸屬了立陶宛。城市的破壞，手工業、農業的衰落，居民的破產都是蒙古侵略的結果。

弗拉基米爾大公們（Владимирские великие князья）的中央政府的權力在東北羅斯是削弱了，大公國的領土急遽地縮小了。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地位變成了有勢力的各侯國（莫斯科侯國 [Москов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特維里侯國 [Твер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等）的統治

① 蒙古人在所征服的國家（如韃靼蒙古統治下的羅斯），委派蒙古軍官進行人口登記和征收貢物。關於八思哈（баскаки），詳後第79頁，注二。——譯者

② 這裡指的是立沃尼亞騎士團（Ливонский орден）。——譯者

者之間角逐的對象。

金帳汗國諸汗所推行的政策，其目的是要阻撓羅斯的政治聯合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韃靼蒙古人一心想維持着封建割據的狀態，支持并發動東北羅斯各封建中心的諸侯之間的內鬭，以便削弱他們的政治力量。

韃靼蒙古人破壞了羅斯領域內的生产力，但是他們不能夠摧毀愛好自由的羅斯人民反抗的意志，不能夠阻止羅斯人民的建設性的勞動。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他們比起羅斯人民是處於更低的水平。

當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的過程在業已消除政治上的封建割據狀態的各羅斯侯國中間進行的時候，早期封建國家瓦解的因素也已在金帳汗國顯然成熟了。在一直沒有停止和侵略者作鬥爭的羅斯人民中，從金帳汗國的統治下求得完全解放的希望，更加堅定起來了。

.....

斯大林曾深入地研究過這個問題：羅斯中央集權國家形成的過程，在什麼樣的历史條件下才能加快。他指出，外來的危險，反抗外國侵略者、首先反抗韃靼蒙古人的必要性，就是這種過程加速的因素。

[摘譯自“蘇聯历史綱要(9—13世紀)”，第14—17頁]

二 史料研究

韃靼的統治帶給了羅斯人民的苦難和災禍是不可勝數的。但是，羅斯人民却能夠打倒侵略者的統治，為自己的祖國求得了解放。

貴族資產階級史學對韃靼蒙古的侵略給予了不正確的評價，對韃靼蒙古統治羅斯以及由此造成的後果，作了歪曲真象的描述。

貴族史學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Н. М. 卡拉木津(Карамзин)，雖然也指出，韃靼蒙古人侵略羅斯，對羅斯來說是一個莫大的禍害，因為這種侵略妨礙了羅斯文化的發展，但是他同時又把這個禍害看成是“幸福”的源泉。

按照卡拉木津的意見，這種“幸福”在於：韃靼蒙古人是羅斯堅強的国家組成的創始人，多虧了他們才消滅了封建割據。羅斯諸侯“順從地向金帳汗國匍匐獻媚，而從金帳汗國回來的時候就變成威嚴的統治者了，因為他們是用最高的察刺^①（金帳汗國的汗——原編者注）的名義發號施令的。在蒙古人統治時期，輕易地、平靜地實現了無論是雅羅斯拉夫王（Ярослав Великий）^②也好、無論是安得列·波格留布斯基（Андрей Боголюбский）^③也好、無論是夫塞沃洛得三世（Всеволод III）^④也好——所不能做到的事：在弗拉基米尔及各地，除了諾夫哥羅得和普斯科夫（Псков）以外，代表人民最高法律的衛徹（вече）^⑤ 鐘聲也寂然不鳴了……”。在封建諸侯

① 原文是 царь，系羅斯當年至尊之君稱，猶華言皇帝，即後來的沙皇。——譯者

② 系基輔羅斯的國王，亦名賢王雅羅斯拉夫（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在他統治的時期（1019—1054），曾編纂了一部統治法令集，稱雅羅斯拉夫的“真理”（«Правда Ярослава»），為後來“羅斯真理”（«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的基礎。——譯者

③ 是當時羅斯最強有勢的王尤里·多爾哥魯基（Юрий Долгорукий）的兒子。安得列·波格留布斯基統治時（1157—1174），羅斯托夫-蘇茲達爾（Ростово-Сузд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的國勢更強，並把自己的侯國定都於蘇茲達爾的弗拉基米尔城（Владимир）。——譯者

④ 是安得列·波格留布斯基的兄弟，他採用了弗拉基米尔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的稱號，綽號為“大窩”（Большое Гнездо），因為他有很多兒子。——譯者

⑤ 古時斯拉夫人在過着氏族制度生活的时候，一切事情都由部落會議來決定，這種會議稱為“衛徹”。按«Вече»系由«Вещать»一字轉來，意即說話。——譯者

制度 (уд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的廢墟上,“專制制度成長起来了”。卡拉木津肯定說,汗的統治正是罗斯国家巩固的源泉,它促成了国家的政治統一。莫斯科“应把它的偉大归功于汗”,莫斯科和特維里 (Тверь) ①的“声望”“肇始于蒙古人統治的时期”②。

卡拉木津的观点歪曲了韃靼蒙古侵略时期罗斯历史的真象。中央集权的罗斯国家的建立,不是多亏了韃靼蒙古人,而是与金帳汗国所推行的旨在使罗斯削弱和分崩离析的政策正相違背的。韃靼蒙古侵略者大規模地破坏了生产力,因而要求罗斯人民为恢复生产力付出緊張的劳动。只是由于这种長期創造性劳动的結果才为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准备了經濟的前提。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是在罗斯人民反对金帳汗国压迫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罗斯人民有必要和来自韃靼蒙古人方面的“外来的危險”作斗争,而这种必要性正是加速东北罗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的因素。

革命前的俄国科学和文化的先进代表們,与官方的貴族史学相反,他們了解到韃靼蒙古人的枷鎖对罗斯是多么沉重的担子,也了解到罗斯人民对韃靼蒙古侵略者进行过斗争又是如何的英勇。

偉大的俄国詩人普希金对于使西欧免遭韃靼蒙古人蹂躪的罗斯人民的巨大的有全世界意义的功績,給予了正确的評价。普希金写道:进行英勇反抗的罗斯“……一望無际的平原,消耗了蒙古人的力量,而且正是在欧洲边缘上阻止了蒙古人的侵略;这些野蛮人自己不敢在被奴役着的罗斯的后方停留下来,而返回到他們东方的草原上去了。正在形成的啓蒙运动被支离破碎的……罗斯挽救过来了……”③。

① 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城市,今加里宁 (Калинин)。——譯者

② Н. М. 卡拉木津:“俄罗斯国家史”,第5卷第2分册,聖彼得堡,1842年版,第215—216、218—219、221—223諸頁。

③ “普希金全集”,第11卷,194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4頁。

普希金指出，韃靼蒙古人比起羅斯人民是处在更低的文化發展的水平上，所以說韃靼人侵略羅斯有進步意義是毫無根據的。

十二月黨人是同樣地理解到羅斯人民反抗韃靼蒙古侵略者的意義的。Н. 慕拉夫約夫 (Муравьев) 強調指出羅斯人民在挽救歐洲免于韃靼蒙古人的侵略中所起的作用。照慕拉夫約夫的話說，羅斯人民“被選定了充當反對游牧民族的歐洲支柱……”^①。М. С. 魯寧 (Лунин) 在他的著作中講到羅斯人民英勇反抗金帳汗國的統治時，寫道：“羅斯之獲得解放，不是因為蒙古人的軟弱無力，也不是因為羅斯諸侯的陰謀詭計。無以復加的、達于頂點的災難，激起了人民的意氣，沒有這種民氣，是不能完成根本的變革的”^②。卡拉木津對於韃靼蒙古壓迫的意義的觀點，在資產階級史學中普遍流行着。這種觀點在 Н. И. 科斯托馬洛夫 (Костомаров) 的著作中特別鮮明地被提出來了。科斯托馬洛夫對於韃靼蒙古的壓迫在羅斯中央集權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實質上作了一種捏造的闡述。他和卡拉木津一樣，承認金帳汗國的統治在羅斯的政治統一中起了組織的作用。金帳汗國的統治彷彿在羅斯確立了“君主制”，這種君主制開始“包含有”汗這樣的人物，以後隨着汗國的削弱，“就由汗轉到莫斯科大公”^③。

科斯托馬洛夫的反人民的和反歷史的“理論”，歪曲了羅斯人民奮不顧身地反抗韃靼蒙古侵略者、挺身迎拒蒙古軍的攻擊和保衛歐洲其餘部分免于捲進韃靼蒙古侵略的狂潮所起的真正的作用。從金帳汗國建立起和對東北羅斯統治的時候起，大規模的自

① Н. М. 德魯任寧 (Дружинин): “十二月黨人尼基達·慕拉夫約夫”，1933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02 頁。

② “魯寧著作和通訊集”，1923 年彼得堡俄文版，第 79 頁。

③ 科斯托馬洛夫: “古代羅斯君主制的起源”，載“選集”第 5 冊，1905 年俄文版，第 51 頁。

發的反韃靼的起義浪潮沒有停止過，而以後，羅斯人民團結自己的力量，有組織地在庫里科夫曠野（Куликовое поле）^①上起來反抗了韃靼蒙古人。

俄國資產階級史學最卓越的代表之一 С. М. 索洛維約夫（Соловьев），以唯心主義的立場企圖在俄羅斯歷史的發展中找出規律性；他認為氏族和國家“基礎”的更替是這種規律性。在這種程度上，他並不認為蒙古侵略在羅斯後來的歷史中有決定性的意義。照他的觀點看來，社會發展的進程，在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以後，是不受韃靼蒙古人的影響而基本上繼續在進行的。根據索洛維約夫的意見，“新事物代替舊制度，如氏族首領關係轉為國家關係，乃是具有首要性的對象，羅斯的統一和強大以及一切內部制度的變革都以此為轉移”。索洛維約夫把“北方新事物制度的”起源列入蒙古入侵的時期之內。因此，研究蒙古人的統治，據他看來，重要的只是蒙古的統治在何種程度上促進了或者妨礙了“這種新事物制度的確立”。在這方面，索洛維約夫指出蒙古人的影響不是“主要的和有決定意義的。蒙古人仍舊住在遠處，他們關心的只是徵收貢物，在對內關係上絲毫不加以干預，一切照舊，因之，那些在蒙古軍侵入北部以前就已經開始的新關係仍然完全自由地起着作用”^②。

索洛維約夫打算首先研究羅斯社會內部發展規律性的意圖，無疑地在資產階級史學中是一個進步現象；同時把汗的統治當作

① 在涅普里雅德瓦河（Непрядва, р.）口。這裡指的是蘇聯史上有名的庫里科夫之役（Куликовская битва），時在1380年9月8日，羅斯軍隊和韃靼軍隊在庫里科夫曠野上發生了決定性的會戰，結果韃靼軍大敗，狼狽潰逃。庫里科夫之戰的勝利，動搖了金帳汗國的雄強勢力。參看潘克拉托娃院士主編：“蘇聯通史”，第1卷，第125—128頁。——譯者

② 索洛維約夫：“關於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羅斯國家制度的建立的歷史的意見”，載“選集”，“公益”出版社，聖彼得堡，發行年月不詳，第839頁。

是团结俄罗斯国家的组织力量的观点予以摒弃，也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处在各阶级之上的并实现“共同福利”的国家的演进当作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力量。索洛维约夫关于鞑靼蒙古在罗斯的压迫这一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决不能表示赞同。鞑靼蒙古的压迫比起索洛维约夫所假想的意义要坏得多，因为一切压在罗斯人民身上的重担，对他们从事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造成许多困难。鞑靼蒙古侵略者所实行的一贯的暴力和掠夺的方式使罗斯人民趋于破产，从而妨碍了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推翻鞑靼人的压迫乃是在罗斯人民生活和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素。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В. Г. 别林斯基 (Белинский)，再三地讲到罗斯人民和鞑靼蒙古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他写道：“我们向鞑靼人让步，完全不是由于顺从，而是由于在建立当时的政府制度中打下的民族的血缘关系的基础分散了我们的力量的缘故”^①，即由于罗斯诸侯的政治割据和内乱，使罗斯的统一遭到削弱。罗斯人民并没有和侵略者妥协。“民气总是伟大的和强有力的：莫斯科王国 (Москов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迅速的中央集权化以及鞑靼人的压迫的推翻，都证明了这一点”^②。

赫尔岑 (Герцен) 指出鞑靼蒙古人的压迫对罗斯所产生的有害的后果。“从这一延长到将近两百年的倒霉的时候起，罗斯就讓欧洲超过了自己”^③。赫尔岑揭示了“从封建割据转到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进步性质，以及莫斯科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莫

① “别林斯基选集”，194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49页。

②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164页；В. Е. 伊列里茨基 (Илерицкий)：“别林斯基的历史观点”，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3年俄文版。

③ “赫尔岑全集和通讯”，第6卷，1919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317页；伊列里茨基：“赫尔岑的历史观点”，载苏联“历史问题”，1952年第10期，第33—63页。

斯科是一个“集中点，国家所有各部分都吸引并且集中在它的周围”^①。“国家各个部分匯合起来的思想成为自伊凡卡里达（Иван Калита）^②开始的所有莫斯科大公的指导思想……”^③。

Н. Г. 車尔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指出，西欧本身免于蒙古人的压迫，应归功于罗斯，因为罗斯人民担负起了鞭打蒙古人的攻击的全部重担。車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指出說：“不，俄罗斯人在政治史上扮演的不是像匈奴（тунны）和蒙古人一样的侵略者和掠夺者，而是救星——解脫蒙古人压迫的救星，他們用自己坚强的頸項制止了蒙古人的压迫傳入欧洲，成为欧洲的一道牆壁——真的是一道遭受了全部攻击的、被敌人打破了一半的牆壁……”^④。

索洛維約夫关于鞭打蒙古人的压迫在罗斯史上所起作用的問題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內被 В. О. 克留契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承受下来了。他同样地指出，东北罗斯在 13—14 世紀里的社会發展不曾被鞭打人的侵略所破坏。克留契夫斯基在研究“封地諸侯制度”發生史的时候，沒有充分注意到这件事實，即“在夫塞沃洛多維奇（Всеволодович）（弗拉基米尔-苏茲达尔大公夫塞沃洛得‘大窩’的后裔——原編者注）的第一代下台以前，罗斯就被鞭打人征服了……”。根据克留契夫斯基的意見，“这次复灭以后在苏茲达尔境內”所看到的社会生活的現象，“由于早在 12 世紀复灭以前已开始發生作用的条件而始終一貫地不斷發展着”^⑤。同时，克留契夫斯基比起索洛維約夫还后退了一步，他肯定說，鞭打蒙古人的压迫

① “赫爾岑全集和通訊”，第 8 卷，1919 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 32 頁。

② 莫斯科大公伊凡·丹尼洛維奇（Иван Данилович）（1325—1341），因自己的財富而被称为“卡里达”，意即錢囊。見后第 76 頁注四。——譯者

③ “赫爾岑全集和通訊”，第 6 卷，第 817 頁。

④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4 卷，1949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48 頁。

⑤ 克留契夫斯基：“罗斯历史教程”，第 1 部分，1937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349 頁。

促成了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克留契夫斯基研究了东北罗斯封地諸侯之間的相互关系以后，得出結論說，在这些关系里不能“看到任何制度”。因此，克留契夫斯基断言說，如果讓封地諸侯“完全为所欲为，那末，他們就会把自己的罗斯毀裂成为互不联系的、彼此間永远敌对的、七零八碎的封地”。金帳汗国的汗的統治“对于罗斯諸侯的变得細小的和相距遙远的世襲領地，产生了哪怕是統一的怪影也行”。这种統治就是“韃靼人的粗糙的刀子，它把夫塞沃洛得三世的后裔尽力將自己境內的事务搞得那么紛乱的結子給解开了”^①。認為韃靼蒙古人的統治在克服东北罗斯封建割据和建立中央集权管理制度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克留契夫斯基和科斯托馬洛夫是接近的。

以 М. С. 格魯舍夫斯基 (Грушевский) 为代表的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史学企圖証明，韃靼蒙古人的統治甚至对于烏克蘭的历史也有積極的意义。按照格魯舍夫斯基的意見，这个意义在于当地社会的“同一化” («нивелировка»), 在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在于特別的“公社”制度的建立^②。格魯舍夫斯基的概念是：韃靼蒙古人充当了民主原則的体现者，而韃靼人的入侵則被他認為是对于烏克蘭人民有利的事情。格魯舍夫斯基把烏克蘭社会看成是沒有階級的，“不由諸侯統治的”社会。

資產階級史学中的許多錯誤的原理也由 М. Н. 坡克罗夫斯基 (Покровский) 承受下来了。他認為，韃靼蒙古的侵略有进步意义，因为它促进了城市罗斯轉变为乡村罗斯的“腐潰蜕化的过程”。依照坡克罗夫斯基的意見，“韃靼人的破坏，一举而結束了那种早在韃靼人以前就已显示出来的、同时由于純粹地方性的經濟条件

① 同上，第2卷，190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1頁。

② 格魯舍夫斯基：“从雅罗斯拉夫的死到十四世紀末的基輔公国史概論”，1891年俄文版，第458—459頁。

而發生的过程，即 10—12 世紀城市罗斯瓦解的过程”。坡克罗夫斯基提出了这一原理，因而就否認了古代罗斯国家中存在的封建关系，縮小了農業的意义。照坡克罗夫斯基的話說，“韃靼人統治罗斯的时代^①，不仅是按着旧罗斯瓦解的道路进行的，而且是照着新罗斯——封建的莫斯科罗斯——形成的道路进行的”。“莫斯科的历史虽然有其特殊的变化，却重演了基輔的历史。”但是，直到 16 世紀为止，新的城市中心还没有形成，大封建領地“成为主要的經濟組織，因而也是主要的政治組織。俄罗斯的封建主义就是在这—基础上發展起来的”^②。这样一来，依照坡克罗夫斯基的观点，韃靼蒙古的侵略帮助了罗斯的进步。坡克罗夫斯基在強調韃靼蒙古人对罗斯的“文化影响”时，指出他們施行的財政組織，照他的話說，这种組織能够“駁倒比較流行的意見，仿佛韃靼人的侵入是‘野蛮的游牧部落’毁灭了本国的文化”。由于在东北罗斯施行了賦稅制度——“因为这对于外来的力量是容易做到的”——韃靼蒙古人好像是“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方面、即在这些社会关系早在当地的条件影响下已开始發展着的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化”^③。坡克罗夫斯基完全忽略了韃靼蒙古封建主們加于罗斯人民的侵略和压迫所帶來的对于罗斯經濟和文化的極为有害的后果^④。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对于韃靼蒙古侵略罗斯以及罗斯人民反抗韃靼蒙古封建主压迫的意义，曾經給予了真正科学的評

① 原字是 Татарщина，意指韃靼人奴役罗斯的整个时期。——譯者

② 坡克罗夫斯基：“从古代以来的罗斯史”，1933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 卷，第 93 頁；原作者：“罗斯文化史綱要”，第 1 卷，1923 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 65、188 頁。

③ 坡克罗夫斯基：“罗斯文化史綱要”，第 1 卷，第 140 頁；原作者：“从古代以来的罗斯史”，第 1 卷，第 94 頁。

④ 批判坡克罗夫斯基的观点的文章，參看 А. Н. 納索諾夫(Насонов)：“坡克罗夫斯基闡明的韃靼人对罗斯的压迫”(載“坡克罗夫斯基反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論文彙集”，第 2 部分，194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59—90 頁)。

价。貴族資產階級史學關於韃靼蒙古統治的進步性的謬論被他們的指示給推翻了。

斯大林在評述 1918 年奧德帝國主義者侵入烏克蘭的同時，對韃靼蒙古壓迫羅斯人民的否定的意義，也給予了深刻的評價。斯大林寫道：“奧德帝國主義者用刺刀帶來新的可恥的壓迫，這種壓迫絲毫不比舊日韃靼人的壓迫輕些”^①。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們認為羅斯人民和韃靼蒙古的壓迫進行鬥爭有巨大的意義。斯大林談到我國偉大的祖先時，舉出他們之中的季米特里·頓斯科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②，他領導着羅斯人民反韃靼的鬥爭，於 1380 年在庫里科夫之役獲得大勝。

羅斯中央集權國家不是在有韃靼蒙古封建主侵略者的參加下建立的，而是在羅斯人民積極不斷地反抗韃靼蒙古壓迫的過程中建立的。誠如斯大林指出的，和外來的危險作鬥爭乃是加速建立羅斯中央集權國家的因素，“……防衛土耳其人、蒙古人及東方其他各族人民的進犯，要求刻不容緩地成立能抵禦外患的中央集權的國家”^③。

蘇維埃史學家們（如 Б. Д. 格列科夫 [Греков]、А. Ю. 雅庫波夫斯基 [Якубовский] ^④、А. Н. 納索諾夫 [Насонов] ^⑤、Б. А. 雷巴科夫 [Рыбаков] ^⑥ 等等），就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們指示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42 頁。

② “頓斯科伊”一字出自頓河（Дон，p.），為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依萬諾維奇（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1359—1389）的稱號。1380 年季米特里帶領羅斯軍隊，堅決渡過頓河，在涅普里雅德瓦河口的庫里科夫曠野上大敗韃靼軍。因庫里科夫之戰的勝利，季米特里獲得了“頓斯科伊”的稱號。——譯者

③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俄文版，第 34 頁。

④ 格列科夫與雅庫波夫斯基合著：“金帳汗國及其衰亡”，莫斯科—列寧格勒，1950 年出版。

⑤ 納索諾夫：“蒙古人和羅斯”，莫斯科—列寧格勒，1940 年出版。

⑥ 雷巴科夫：“古代羅斯的手工業”，莫斯科，1948 年出版。